

黄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# 覆雨翻云

第五册  
十七至廿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雨翻云/黄易著.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. 2

ISBN 7-80142-053-5

I. 覆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171 号

## 覆雨翻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)

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4 印张 261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053-5/I·031 定价:168.00 元



## 第四章 河心遇袭

浪翻云在岸旁一棵大树的暗影里，喝专清溪流泉，凝视着河上往来的船艇。

他今天曾到过莫愁湖去，见到明岗暗哨重重保护着韩范等人落脚的宾馆，放下心来，同时亦奇怪为何朱元璋如此重视他们。

后来左诗等兴高采烈到左家老巷去，他一直暗中保护，然后才到这充满了美丽回忆的秦淮河旁喝酒。

梦瑶这仙子究竟刹那里去了？

隐隐感到有点不妥。

她的伤势其实已到了大罗金仙也难以救回的地步，全赖她本身精纯的先天真气，加上他的盖世神功，勉强延续生命。

双修大法再加道胎魔种，虽是满有把握地由他口中介述出来，实情却只是姑且一试，能否成功他也半分信心都没有。

梦瑶若要觅地静修，定是因韩柏魔功未足，所以要靠己身的苦修拖延生命。

就在这时，他看到韩柏载着一位绝色少女，随着水流泛舟向长江口处划去。

岸旁黑影一闪，有人由陆上紧蹑着他们的艇子，看其身手，便知是一流强手，并精通潜藏隐匿之术。

韩柏的艇子过后，又有几艘快艇，贴着岸旁暗影遥遥追在韩柏的艇子后面。

浪翻云纳罕起来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坐到艇尾后，庄青霜一直默然不语，像在思索着什么事情。

韩柏怕她反脸无情，知趣地不去打扰她。

庄青霜忽低声道：“大人的涵养真好，受了虚夜月这样不识好心人的侮辱也不动气。你提的那白姑娘是否白芳华？为何虚夜月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怕你说下去呢？”

韩柏的小艇避过迎头驶来的一艘画舫后，暗叫惭愧，自己其实是有痛脚被虚夜月拿着，才如此吞声受气，那想到反获得赞许，看来鬼王说得不错，这正是傻有傻福。

现在这美女摆明想知道他和虚夜月的真正关系，自是对他生出好奇心。

反正他对虚夜月已彻底死了心，以她的小姐脾气，自己这么当众开罪她，她不恨死自己才怪呢。

不若把心神全放到这世上最难相处的美女身上，在最短时间俘虏了她，岂非男人最大的荣耀。

想到这里，精神大振，魔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极限，眼中电芒一闪道：“若我说根本不知道她有什么私隐，只是虚言恫吓，庄小姐信是不信？”

庄青霜秀目一亮，侧头凝神细思后，轻轻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青霜不信。”

水流忽地急了起来，小艇速度骤增，原来到了长江和秦淮河两水文汇处。

韩柏心怀大畅，逆流而上，像个小孩子般完全沉醉在划艇之乐中。

庄青霜再没有追问，看着永无休止往东逝去的江水，芳心一片宁洽，就像回到了童真时代那无忧无虑再不可得的往昔岁月里。

蓦地芳心一颤，知道是因受到这充满魅力的专使所感染。

唉！怎么办才好呢？为何自己肯和他夜游秦淮河呢？是否从一开始便拒绝不了他？使她连小燕王都不再理睬了。

韩柏干咳一声。

庄青霜吓了一跳，嗔道：“吓死人了！”

这罕见的女孩家情态，出现在她身上，就像阳光破开了乌云，使韩柏双目一亮，赞叹道：“天啊！你不冷起俏验时真的动人极了。

嘿！不过你冷若冰霜的样儿亦很吸引人，另一种吸引人。”

庄青霜虽对他略生情愫，却亦受不起他这种直接的轻薄话儿，消脸一变道：“把船划回岸去，我要回家了。”

韩柏忽感心灰意冷，只想回家睡觉，这庄青霜美则美极了，可是喜怒难测，一如虚夜月般难以伺候，自己用尽方法取悦她，最后只落得这两句绝情说话。

唉！梦瑶仍在就好了。

只有这仙子才可使自己感到有没有虚夜月或庄青霜都不重要。

庄青霜突然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！那两句话定是伤害了你，大人的眼神变得很忧郁哩！”

韩柏一边把艇掉头往秦淮河划回去，意兴索然地道：“我的心早碎了，还有什么好伤的。”想起了秦梦瑶，他真的感到一颗心裂成了无数碎片。若失去了她，连虚夜月和庄青霜加起来亦抵偿不了那损失。

庄青霜出奇轻柔地道：“人家说了对不起都不可以吗？”

韩柏一震瞪着她道：“天！你原来竟可变成现在这种神态和语调的！”

庄青霜玉容解冻，有若大地春回，万花齐放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平时人家不冷着脸做人行吗？惹来了像你般的吊靴鬼就真是烦死了。”

韩柏这时才真正领教到庄青霜惊心动魄的引诱力，一时连秦梦瑶也忘了，那还肯放在言语上占她便宜的机会，故作惊讶道：“青霜小姐现在似摆明不怕小使追求你了。”

庄青霜娇羞点头赧然道：“是的！我现在是故意迁就讨好你，只为想知道一个答案。”

这次韩柏真吃了一惊，得然道：“那是什么样儿的天大问题呢？”

庄青霜秀目闪过动人心魄的采芒，正要说话。

“卜！”

船底异响传来,接着“砰”的一声,两人间的船底溅起碎屑,破开了一个小洞,河水狂涌上来。

韩柏真的是魂飞魄散。

他的魔种灵异过人,又因今早受了影子太监村那异人的引发,功力大进,水陆两路的跟踪他全已心中有数,刚才本想告诉庄青霜,只是忽然贫开了话题,事实上他一直全神贯注,防止有人暗袭。

岂知这来自水里的偷袭,事前全无先兆,难道敌人竟高明至可瞒过他的魔种,那就真是糟糕透了。

“卡啦!”

裂痕中的破洞向小艇其他地方扩散,眼看小艇即要解体,两人情急无奈之下,一起离艇跃起。

当两人升上四丈许的高空时,小艇已裂成了碎片,教人想不通敌人是以何种霸道手法,如此快速无伦的弄沉小艇。

此处乃两河交接处,水流既急,河面宽广,离两岸每边至少有二十丈,就算是庞斑浪翻云之辈,怕亦未必可在空中换气,安然回到岸上。

两人在空中对望一眼,都看出对方的惧意,且都知道这神秘敌人正在水底内等待着猎物。

庄青霜家传之学虽高明,实战经验却完全欠奉,一惊下真气转浊,眼看要跌回水里去,韩柏一声大喝,闪电般探手抓着她柔夷,硬在空中横移四丈,离右岸的距离拉近了少许,才往下跌去。

庄青霜给他扯着玉手,娇躯剧震,体内真气由浊转散,身子一软,全赖韩柏拉着,两人跌速立即加剧。

就在这时,四艘快艇电射而来,卓立其中一艘艇上的庄节平和镇定的声音传来道:“大人和霜儿不要惊慌,我们来了!”

韩柏早猜到跟踪者里定有一批人是庄节和叶素冬,这时见最近那艘快艇亦在二十丈外,他们赶到时,他和庄青霜早掉进了危机四伏的河水里了。亏他临危不乱,放开了庄青霜那可爱柔软的小手,运气下沉,赶过了她,先一步踏足河面。

庄青霜花容失色,想到水里等待着的可能是薛明玉时,忽然给



韩柏两只大手托着小蛮腰，一股大力涌来，腾云驾雾般横过湖面，投往乃父箭矢般疾驰而来的快艇去。

她勉力提气弯身，回头望向韩柏。

只见这小子还不忘挥手向她道别，然后沉进河水里。

一条索子由庄节手上飞出，卷在她腰间，把她接到艇上。

这时四艘快艇都赶到了他们遇险处，可是河水如常，平静得像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般。

在另一艇上的叶素冬大惊失色，心想这专使若给人宰了，他如何向朱元璋交待，情急下领先投入河水里。

他的手下那敢怠慢，亦纷纷入水救人。

庄青霜站在脸色凝重的庄节身旁，完全失去了一向的清冷，热泪满眶，若非庄节阻止，早投入水里去找舍身救己的韩柏了。

叶素冬从河里冒出来头来，见到庄节和庄青霜的神情，骇然道：“还没有出来吗？”又沉了进去。

庄青霜终哭出来道：“他……他定是给人害了。”

韩柏刚沉进水底，河水淹得他眼前一黑时，右脚踝一紧，给索子般的东西缠着，直拖进难以见物的冰寒水底里，接着把他拖往上游去。

倏忽间已远离落水之外，可知敌人水中功夫何等高明。

韩柏惊魂甫定，猛地缩脚，身子一曲，就要往缠着足踝的东西抓去。岂知足踝一轻，那东西已离脚甩开，累得他空在水中一阵翻滚。

他顿时由此悟到，这在水底的人并非存心取他们性命，只是要作耍他们一下，不由大叫有趣，全力运展魔功，凭魔种灵异的特性，瞬间潜至岸旁，抢上岸时，眼前疏林庭院，那有敌人的踪影。

就在这时浪翻云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：“小弟！这边来！”

韩柏大喜，却弄不清楚浪翻云在那外，远方瓦面火熠子的光一闪即逝，他再不犹豫，狂追过去。

浪翻云不住在前方为他引路，倏忽远离了河岸区，到了林木婆



娑的郊野。

他刚掠过一个密林，只见前方一道黑影，疾苦流星般掠往一条小村庄。

韩柏大喜，晓得那黑深就是在水底作弄他的人，忙向那人追去。

滚翻云的声音又传来道：“别让他走脱了！”

韩柏忙把轻功提升至极限，刹那间把和那人的距离拉至二十丈许的短距离。

那人票着头脸，回头瞥了他一眼，大吃一惊，手中飞出一条幼索，搭在前方一棵大树的横丫上，显要借力加速逃遁。

韩柏大急，心中大叫浪大侠啊！还不动手拦人。

那人刚借力腾空而起。

眼看就要逃去，岂知那被借力的粗若儿臂的树枝竟“啪”地一声断成两截。

那人失了势子，姿态恶劣之极的掉回地上。

韩柏一边感谢浪翻云，一边加速赶去，“嗖”的，一声，已到了那踉踉落地的神秘人后，一掌拍去。

岂知那人倏地转过身来，挺起酥胸，叉腰娇喝道：“韩柏你敢！”

韩柏连忙收掌，却收不住前冲之势，把她撞个满怀。

那人想不到他有此一着，惊叫一声，已和韩柏两人一起变作滚地葫芦。

他们由草地翻入了密林里。

停下时韩柏刚好把她压在草丛上。

那人变得娇柔无力，只懂喘气。

韩柏一把掀开她的头罩，虚夜月绝美的娇秀容颜，立时呈现眼下。

她俏目紧闭，极有个性的的小嘴儿却微喘着张了开来，不住吐出芳香醉人的芝兰般气息。

韩柏那肯错过这机会，忙吻下去。

虚夜月惊叫一声，侧转俏脸，当然逃不过脸颊被吻的运道。

虚夜月不知那来的气力。一把撑开了韩柏，滚了开去，再跃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人家恨死你了。”

不待说完已不顾而去。

只剩下韩柏一人呆坐在地上，回味着刚才和这美女湿漉漉的身体全面接触的销魂滋味。

忽然间，浪翻云到了他身旁坐了下来，含笑看着他。

韩柏大感不好意思，勉强道：“大侠！”

浪翻云笑道：“夜月这丫头对你的前途是很重要的，我才不惮烦助你一臂之力，不过你现在快回去见你的青霜小姐吧！她为你急得哭死了。”

韩柏道：“但我还有很多事要给你报告呢？”

浪翻行微笑道：“我晓得，不过事有缓急轻重，我自会找你们。快去吧，否则整条秦淮河都会给翻转过来了。”

当韩柏来到秦淮河他们遇袭处时，那场面把韩柏吓了一跳。

两岸全是官兵，把守着不准任何人接近，水师船截着上下两游，不放任何船艇经过。

河面灯火通明，数十艘快艇来回逡巡，还不住有人从水里冒出头来。

他才出现即给西宁派的人发觉，拥着他到了正在岸旁苦待得心焦如焚的庄节等人处。

最先迎来的本是哭得两眼红肿的庄青霜，不过她才走了两步，立即止住，垂下头去，不好意思让这专使看到她曾为他哭过。

叶素冬、庄节和沙天放三人越过庄青霜，把他团团围着。

叶素冬放下心头大石，叫道：“谢天谢地，大人没平真好极了。”

沙天放道：“追不到那贼子吗？”

韩柏暗讨，追是追到了，但能争她怎样呢？口中却绘影绘声，把虚夜月改为薛明玉，自己如何施展神威，赶上去将对方打伤，可恨仍给他借密林逃走了。

秦淮河封锁解开，转眼回复了先前的热闹。

庄节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感激地道：“想不到薛明玉如此厉

害。幸好专使武功高强，又舍身救了霜儿，大恩大德，不敢只是空言道谢，有空请到敝府吃顿便饭，这事由素冬安排吧！”

叶素冬点头答应，道：“专使怕亦累了，理应回宾馆换衣休息，侍卫长和贵夫人已回宾馆了。”接着低声道：“我们尚未通知他们专使河上遇袭的事，请专使包涵。”

韩柏口中应着，心中却想着俏立在一旁的庄青霜，暗讨今次因祸得福，对追求她应大有帮助，王要找藉口溜去和她说两句亲密话儿，倚老卖老的沙天放已向庄青霜唤道：“霜儿还不过来向大人致谢？”

庄青霜走出小半步，便停了下来。

叶素冬在他背上轻推一把，韩柏借势走出人堆，来到庄青霜面前，低声道：“小姐受惊了，都是我保护不周之过。”

庄青霜咬着下唇，低声道：“那怎关你的事呢？你是否仍想知那问题呢？”

韩柏见她变了另一个人似的，神态诱人至极点，禁不住浑身酥痒，欣然道：“当然想知道，纵死都想知道。”

庄青霜嘴角逸出一丝笑意，飞快地瞟了他充满少女风情的一眼，柔声道：“那便记着再来找青霜吧！”俏脸一红，急步走往乃父等站立处。

韩柏差点仰天欢呼。想不到如此倒霉的一天，竟以这般甜蜜的结尾收场。

真要多谢虚夜月。

## 第五章 联手夹攻

风行烈、戚长征和翟雨时，坐在一所小房子外的平台，神情木然地看朝阳升上远处的洞庭湖上。

梁秋末走了上来，坐在空椅里，道：“仍没有帮主和二叔的消息。”转向风行烈道：“贵属联络上了乾罗，可是尊夫人似接到急讯，连夜赶往京师，不知为了什么事？”

风行烈一震道：“什么？”隐隐想到必是与年怜丹有关，想起此人的可怕手段，禁不住心焦如焚。

梁秋末道：“尊夫人留下口讯，嘱你到跃鲤渡与她会合，事不宜迟，风兄应立即起程。”

戚长征则精神一振，问道：“碧翠和红袖是否仍和义父在一起？”

梁秋末道：“你的红袖仍跟着你义父，但寒掌门却回了去召集旧部，重整丹青派，留下话来要你赶快去找她。”

翟雨时插入道：“在这里呆着并不是办法，我最担心的却是由展羽领导的屠蛟小组。不若行烈兄和贵属立即赶往与尊夫人会合，我们则赶往与乾罗会面，搜寻帮主和二叔。”

戚长征霍然起立，道：“我们立即起程。”

风行烈亦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：我的人留下来助你们，我只要一艘小风帆和操舟的人手便够了。”

翟雨时点头道：“这样或者更好一点，可以避人耳目。”抓着风行烈的手，表示他的感激。

戚长征伸手紧拥着风行烈的宽肩，低声道：“保重了！”

风行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抛下一切，找韩柏和专行两人来痛饮一顿呢？”

梁秋未笑道：“我知道那同青楼的气氛最够味儿！”

凌战天、上官鹰和乾虹青三人在山路上疾行，两旁树林苍翠，昨晚的大雨变成了迷漫的细雨。

上官鹰一个趔趄，差点倒在地上，幸得乾虹青一把扶着。

他们正登上上一座高山，过了此山就是小镇“北坡”。乾罗等人藏身的秘密巢穴，就在北坡东三十里处的大州县常德府。

只要能和乾罗会合，他们就安全多了。

凌战云思虑精密，猜到苦戚长征等人安然无恙，必会和乾罗联络，所以苦找到乾罗，等若和戚长征他们恢复了联系。

凌战天停了下来，见上官鹰唇青脸白，感同身受，心中一痛，和乾虹青两人搀扶着他，躲入了一堆草丛后，助他运功行气，不片晌上官鹰进入物我两忘的调息里。

凌战天向乾虹青低声道：“昨夜来搜索我们的高手达百人之众，显是展羽和他的人接到通知，空群而来对付我们，若给他们截着，定是有死无生之局，所以只能智取，不能力敌。”

乾虹青点头道：“昨晚幸得二叔在离寺三里的山岗先一步发觉他们率猎犬追来，否则若给他们围了野寺，那就糟透了。”

凌战天从容一笑道：“二叔一生在刀头版舐血中长大，怎会这么容易给迫进死地里，不过现在形势殊不乐观，由这里到常德府只是一天脚程，但亦是最凶险的一段路程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你和小鹰在山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由我独自闯关，找来援兵，胜过一起送死。”

乾虹青色变道：“若给恶犬找来，我们那还有抗拒之力？”

凌战天微笑道：“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”

乾虹青倾心细听，皱眉道：“除了风声和溪水声外，我什么都听不到，雨也快停了。”

凌战天淡淡道：“全靠这雨，才洗去了我们的气味，虹青放心吧！趁雨停前，我为你们找个隐藏的地方，好让小鹰疗好伤势，而我

将会引开追兵，假若三天内不见我回来，你们便自己设法逃命吧！”

乾虹青娇躯一颤，望向这视生死如等闲的怒蛟帮第二号人，只有这种英雄人物，才配得上当浪翻云最好的兄弟。

韩柏一觉醒来，太阳早出来了。

三女仍蜷睡未醒，显是昨夜太兴奋劳累了。

在这三位海棠春睡、娇柔可爱的美姊妹俏脸上各香一口后，小心翼翼爬起床来。

没有了秦梦瑶，总像欠了点什么似的。

出房后，自有人服侍他梳洗更衣。

韩柏又生感触，想起不久前仍是韩府的小厮，现在却连朱元璋亦可随时见到，恍若春梦一场。

可是床上那三位属于他的美女，却是铁般的事实。

女侍为他存上官服时，他不由想起了共回生活了十多年的韩府诸人。

韩天德对他始终有大恩，若有机会，自己定要报答他。至于曾硬着心肠害他的韩宁芷，他亦没有半分恨意。

她终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罢了！

这时范豹走了进来道：“专使大人，外面有很多人在等你哩！”

韩柏大感厌烦，只是应付各式人等，便够受了，皱眉道：“今次又是什么人？”

范豹先遣走众仆役女侍，才道：“最重要的客人当然是鬼王府的铁青衣，侍卫长正陪他闲聊。”

韩柏失声道：“既然是他，为何不唤醒我？”

范豹道：“他这人全没架子，不愧名门之后，是他坚持要等你醒来的，说你昨天定是劳累极了。”

韩柏想起了虚夜月，忙赶出去。

范豹追在身后道：“京城的总捕头宋赬都来了！”

韩柏一愕在长廊停了下来，奇道：“他来找我做什么？”

范豹道：“听说是有关大人你昨晚遇到薛明玉的事。”



韩柏冷哼道：“那是要盘问我了，唉！好吧！见完铁青衣再说，真烦死了人。”顿了顿道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

范豹道：“还有司礼监聂庆童派来的公公，他为大人安排好了整个月的宴会和节目，想亲自和你说上一遍。”

韩柏一拍额头，叫了声天呀，转入了铁青衣和范良极两人所在的南轩去。

一香客气话后，三人坐了下来。

铁青衣向他竖起拇指道：“我跟了鬼王四十多年，从未见过他如此欣赏一个年轻人，韩小兄昨天约月儿划艇那一着功夫，确是漂亮极矣。”

韩柏老脸一红，正要谦虚一番，范良极喷出一个烟圈，嘻嘻笑道：“有我这爱情专家教路，这小子是不会差到那里去的。”

铁青衣微一错愕，半信半疑瞧了他一眼，才向韩柏续道：“鬼王着我前来，就是想知道全部过程的细节。”

韩柏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范良极亦皱眉道：“其间有些细节，说出来怕会有点尴尬吧！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韩柏对美人儿的急色和不检点的一套了。

铁青衣苦笑道：“他老人家平日已惯于向人查问有关月儿治一切事，眼下怎会放过如此精采的环节，不过韩小兄不用说给我听，他老人家自会找你，我只是来知会一声罢了！”

韩柏至此才明白虚夜月为何会抗议鬼王管束得她如此厉害，不由同情起她来。

范良极眯起一对贼眼道：“铁兄来此，不会只为知会一声吧！”

铁青衣笑道：“这只是顺口一提，我今次来是要提醒韩小兄正好乘胜追击，不要放过机会。”

韩柏想起虚夜月走时说的那句“人家恨死你”的话，心下惘然，推搪道：“这些事有时是欲速不达呢！”

铁青衣道：“小兄有所不知了，月儿昨夜回府时，笑吟吟神采飞扬的，还命人推掉了今天所有约会安排，说要在家中静静想一些事。这是从未曾有过的呢。”



韩柏听得呆了一呆，暗付虚夜月怎会给他占了便宜仍兴高采烈呢？看来定是她拟好了反击自己的阴谋。唉！怎么办才好呢？

铁青衣压低声音道：“小兄不用犹豫了，来！立即随我办鬼王府去，鬼王在等着你哩！”

韩柏心中叫苦，若让鬼王看到虚夜月对自己的憎厌态度，什么最有前途青年的良好印像都给破坏了，嗟嚟道：“但有很多人在等我啊！”

铁青衣笑道：“你是说内监和宋鯤等人吗？放心吧！由我亲自打发他们便成，谁故要劳鬼王苦候呢？”

韩柏灵机一触道：“铁先生可否帮我一个忙！你知啦，为了夜月小姐，我再多时间都不够用，偏偏聂公公却给我编了整个月的节目和宴会……”

铁青衣同意道：“这果是严重之极，让我看看可给你推掉多少，不过牵涉到皇室和一些特别的人，我可也无能为力。”

站了起来道：“我转头便和两位同到敝府去。”

范良极忙道：“嘿！我今天另外有事，你和这小子去好了。”

铁青衣离开南轩后，韩柏奇道：“死老鬼，你有什么急事？”

范良极竟老脸一红，支吾道：“你诗姊的酒糟今天立即动工装修，没有我在旁提点怎行？”

韩柏呵呵笑道：“不用瞒我了，快说出是什么事？”

范良松无奈放低声音，却是遏不住兴奋地道：“云清来了！”接着警告道：“我一天未把云清这婆娘生米煮熟饭时，都不准你去碰她的尼姑师妹美人儿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听到了吗？”

韩柏叫屈道：“一直都是你自说自话，我几时说过连尼姑也要偷呢？”

范良极瞪他一眼道：“你最好待见过了才说得这么肯定吧！试想苦尼姑都不得不被选入十大美人榜，你说这尼姑有多么动人。”

韩柏暗付我给虚庄二女弄得头也大了，还那来闲情要安破坏人家的清修，我虽爱美女，但还不致这么没有道德吧！

范良极见他沉吟不语，误会了他心大动，恶兮兮道：“若你破坏

了我的好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”

韩柏气得双眼一翻，倒在倚上，忽记起一事，坐直问道：“昨早你托词去小睡，究竟干了什么勾当？”

范良极神秘一笑，正要答活，铁青衣飘然而来，笑道：“聂分公编的约会大部分我都给你推了，这几天除了胡惟庸和燕王的晚宴推掉外，小兄是完全自由了。不过待会你还要进宫去见皇上。”

韩柏大喜拜谢。

鬼王今次接见一韩柏的地方是月榭之北名为“画斋”的一组庭院，小巧玲珑，精雅别致，与府内其他宏伟的建筑物相比，又是另一番雅逸格局。

铁青衣殷韩柏带来后，便退了出去，剩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处。

鬼三负手立在露台处，细看庭院间的花木色池，整个人像溶入了建筑和园林里。

韩柏站在他身后，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，生怕惊扰了他。

鬼王自有一股慑人的气度。

好一会后，虚若无柔声道：“园林之胜。贵在曲折掩映。隐而下藏，隔而未绝，别有洞天；而园中庭院，则须生趣引入，不旷不抑，景色多姿，左顾右盼，均要恰到好处。”接着转身微笑道：“你干得很好！来！让我们喝一杯！”带他走进斋内。

韩柏跟了入去，对桌坐下，连喝三杯后，鬼主压低声音道：“我那手法是否给她看破了。”

韩柏苦笑点头道：“看来你的千金比虚老更厉害哩！”

虚若无淡淡一笑道：“小兄弟错了，我是故意让这妮子看破的，这叫计中之计，务求引起她对你的好奇心。亦使她知道你并非一个外国来的小官那么简单。看！现在不是收到效果吗？否则她怎会去破坏你和庄青霜的好事。嘿！你这小子比我还行，懂得利用她们互相嫉妒的微妙关系。”

韩柏听得瞪目结舌，不能置信地道：“你怎会知道的呢？”

虚若无有点不耐烦的道：“这事有何奇怪，我们鬼三府等苦大